



列傳卷第九十四

宋史三百三十五

開儀同三司柱國銀軍國重事尚書丞丞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駘等

勅修

种世衡字仲平古諤誼師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女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北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嫔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

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為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上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蹇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

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

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

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  
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  
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  
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  
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  
且錮嵩竄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肯報世衡且  
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  
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  
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  
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

第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  
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  
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  
進侍禁閣門祗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  
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  
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旣罷古復  
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  
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  
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  
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

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詛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為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

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擊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陵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

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闖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全集傳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乃

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木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

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  
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  
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  
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  
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  
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畧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  
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  
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  
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  
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

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  
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  
飢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  
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  
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  
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  
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  
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  
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未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穰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穰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

事必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諠字壽翁熙寧中右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諠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諠固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諠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

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  
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  
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  
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  
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  
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  
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  
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爲所擒天不  
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閣門使康州  
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高使誼統諸將敵聞

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  
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  
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閣門  
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  
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  
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宣法順誠叩頭  
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  
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

熙河蘭會鈐轄無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  
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  
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  
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  
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  
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  
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  
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  
先殄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  
花引弓三發墮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

萬騎聘貽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湏臾羌復來舜臣  
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  
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  
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彛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  
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  
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毋及兄而  
已引吏詰之曰毋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  
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  
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

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  
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  
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  
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  
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  
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  
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勸遠之  
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  
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  
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

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  
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  
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  
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  
師道陳于河澌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  
嶺楊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  
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  
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  
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  
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

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粟謀而登城城卽潰  
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  
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旣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  
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  
復致仁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鞞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  
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

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通敵營  
金人懼從些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  
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知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  
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  
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  
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玉泐  
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

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  
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  
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  
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  
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  
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  
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  
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  
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  
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

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  
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  
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  
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  
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  
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  
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  
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  
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

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  
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  
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又使巡邊次  
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  
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  
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  
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  
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  
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

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  
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  
滑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大原師中援中山  
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大行則勢不  
能自還此段疑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以看樞  
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卽上言黏罕  
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  
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逐出境黏罕至大  
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内外不相通姚古雖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

陘道出師與古倚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留屯真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  
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  
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辨嚴約古及張  
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  
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  
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  
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壬卒發神  
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

宋史列傳卷九十四  
十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  
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卽行奮不顧  
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  
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  
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  
危難之際豈不什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  
卒威動羗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  
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寡師道之言不售至基  
南北之禍今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六擊  
之長驅上黨師欲出其皆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  
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  
隨以敗惜哉

列傳卷第九十四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三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重事直學士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司馬光字惠

呂公著子希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  
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  
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  
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

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卷

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

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交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

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  
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  
史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忤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止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

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  
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  
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  
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  
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許

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二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佺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掌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

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方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

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出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類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石官上尊號光當谷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

善爲谷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谷

宋史列傳卷之五  
之會安石草詔引常交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米  
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  
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  
糶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糶米百萬斛  
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狼戾今不糶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  
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

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  
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  
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  
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  
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  
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  
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  
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  
不同隋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  
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  
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  
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  
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  
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  
櫓關轉駘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  
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  
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徒知許州趣入覲不  
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落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

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  
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  
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  
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史曰引蔡寺丞  
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  
申寤俎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  
遺表置卧内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  
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  
傳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  
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

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  
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  
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  
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  
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  
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  
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  
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

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火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毋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

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

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

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卹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早曠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

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俟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

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交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

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早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

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熬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

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紉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一告告上尚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出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以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室司厯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

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

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夫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

年于其志興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又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則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

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之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

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一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為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謹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

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博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計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眾莫不嘆服。吐蕃有領鬼章，青宜結久為洮河患。

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民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著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閱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

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  
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  
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  
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  
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  
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  
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  
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  
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  
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  
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  
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  
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  
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  
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  
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

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  
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  
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  
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  
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  
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  
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  
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  
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  
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  
和州徽宗初召為祕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  
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  
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驕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  
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

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臣以爲先帝之功烈萬世莫

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旣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徐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闈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旣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豪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

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

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列傳卷第九十五

列傳卷第九十六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殿學士

勅修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嘉靖丁巳年

宋史卷九十六

一

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即予鈔文而鬻之二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

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墮下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月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

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躉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

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

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知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童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此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逐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客可稱皇考議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  
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  
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柰  
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  
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  
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  
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  
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救後  
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

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  
農未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  
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  
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  
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  
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  
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  
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  
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  
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  
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  
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  
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  
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樵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

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  
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  
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  
家盖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  
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  
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  
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  
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待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具以

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叅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  
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齊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  
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  
下一律有竒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  
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  
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先生爲鎮  
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愷  
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

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  
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曰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  
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  
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  
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  
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  
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  
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  
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  
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

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  
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  
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  
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  
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  
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  
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  
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  
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

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  
治瀘變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  
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詳活千人者對子  
孫柰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卽檄止之七年召  
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  
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  
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  
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  
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  
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瘵敗收或未歷邊

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  
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  
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  
以爲無罪執政王禧販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  
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  
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  
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  
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  
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鬪殺情可矜  
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

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  
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  
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  
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  
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  
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  
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  
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  
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  
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

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搖之乃止俄無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其事者為公正其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及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

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囹圄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柰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

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旣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予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

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旣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旣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

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  
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  
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  
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  
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  
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官中實行三年服君服  
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  
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  
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  
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

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  
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  
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  
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  
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  
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  
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  
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  
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  
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

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正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

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旣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

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少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

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名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

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

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

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虚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動舊日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

若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  
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  
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  
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  
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  
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  
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  
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

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  
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  
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  
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  
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  
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  
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  
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旣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  
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  
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

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  
脩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  
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  
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  
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  
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大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  
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  
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  
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  
之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  
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  
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  
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  
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  
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  
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  
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

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五賦出矣外傳蓋平主歸來不香幾十萬言其間

劉少倫也百知受學外賦姑其前命對前辨然一出

何效其子之貴而出外賦易賦則昔然未見以賦名

子思有油及平升天不之重也海然賦山郭平其不

與同思光二人平其六曰其賦然不類其賦辨辨

賦曰其子之貴而出外賦易賦則昔然未見以賦名

賦曰其子之貴而出外賦易賦則昔然未見以賦名

賦曰其子之貴而出外賦易賦則昔然未見以賦名

賦曰其子之貴而出外賦易賦則昔然未見以賦名

列傳卷九十七

宋史三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書錄相修國碩經進事都總裁

勅修

蘇軾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

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

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

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

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

嘉祐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九十七

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實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涓入河經砥柱之險衙

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人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人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貴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

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則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

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  
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  
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  
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  
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  
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

擬此豈真能然哉蓋守人之性安於故而樂於談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  
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  
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  
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  
市浙燈且令指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

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  
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  
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  
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  
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矣之  
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  
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  
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  
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使則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以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  
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  
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罟而入自信驅鷹犬而入山林教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  
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  
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山數百萬繕祠部度五千餘

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  
難於水濁流自生民以米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民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  
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  
吏苟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  
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  
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  
徒聞江湖之間數郡不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

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  
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  
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  
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  
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  
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  
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  
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

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歆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是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木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

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入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跼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歛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節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白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二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比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

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謫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闕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

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一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復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待延和即賜銀紉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真選軾曰差役免後各有利害免後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者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

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貳密疏朝廷右薄確之罪

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赦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

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牒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

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

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  
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狀激射歲敗公私船不  
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  
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  
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  
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  
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為太湖太

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  
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  
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  
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宋  
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  
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  
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

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  
水又將鑿邵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  
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  
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兵吏兵朝廷以  
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  
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  
不以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  
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

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  
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  
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  
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  
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  
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  
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  
簿使導駕入太廟有楮織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  
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  
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

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  
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  
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  
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  
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  
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  
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  
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  
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  
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  
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  
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  
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  
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  
惟愛人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

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  
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  
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  
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  
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  
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  
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  
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  
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

隣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  
歲久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  
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  
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  
寧遂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  
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  
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  
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  
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

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卽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

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子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帝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  
山遂家穎昌管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源府稅次知穎昌府郟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廿卷  
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  
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  
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遂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

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  
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  
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  
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列傳卷第九十七

列傳卷第九十八

宋史三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蘇轍放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書

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

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恣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  
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迺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  
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  
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  
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  
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  
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  
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  
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  
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  
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  
王廣蕪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  
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  
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  
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  
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

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  
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  
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  
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  
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少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  
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  
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  
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

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  
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  
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  
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  
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  
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後使鄉戶但使既行  
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  
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  
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

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  
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  
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  
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  
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  
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  
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  
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  
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

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  
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  
馬屯聚境上訴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  
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况  
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聰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  
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  
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  
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  
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

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  
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  
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  
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  
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  
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  
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  
歛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  
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  
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  
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  
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  
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  
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  
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

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  
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苦不專任口腹而使手  
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  
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辨事爲效則不恤  
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  
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  
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  
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

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  
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  
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  
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  
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  
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  
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  
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各雖近正而  
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  
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

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  
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頒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  
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戰不顧利害至  
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  
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  
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  
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  
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  
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  
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

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  
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  
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舉北  
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  
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  
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  
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二而後  
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  
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輟量事裁減

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訢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

執請據實立額竢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臧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

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  
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  
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  
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  
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無是理也  
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

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  
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  
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  
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  
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  
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  
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  
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  
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

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城壘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事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開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家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

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巨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

承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卽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

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遂去事至如此豈朝廷夷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

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  
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  
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  
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旣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  
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  
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  
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  
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  
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  
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

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  
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握崖巉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  
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  
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  
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  
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  
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  
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  
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  
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  
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  
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  
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  
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一不可改者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之玉息止袒免減朝  
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  
策以制西夏牧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  
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  
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  
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  
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在霍光罷去煩苛漢  
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  
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

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

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東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

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旣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卽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問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

尉太常少卿元老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於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明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

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列傳卷第九十八

卷之八

少...

其間若

...

...

...

...

...

國

